

读报续缘

□孙卫星



Jinsanchao

副

刊

凡事预则立

□夏春秋

“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”，这句话出自《礼记·中庸》。它告诉人们：应当根据不同现象，要预测事物发展结果；如果没有预测，必然会带来危害。这也告诫人们要“防患于未然”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。

大家都熟悉“草船借箭”的故事。卧龙孔明上知天文下识地理，预测三天之内必有“东南风起大雾弥漫”天气，果断与东吴都督周郎立下三天内赶制十万枝箭的“军令状”。事情发展也正如孔明预测的那样，他满载而归，给周都督带来十万枝箭。如果没有这江南“东南风起大雾”天气，如果诸葛军师不懂预测或没有预测到这“天机”，那么，不要说十万枝箭军备武器咋能“从天而降”，连西蜀军师头颅都难保矣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中也有“不预则废”的可悲故事——《诸葛亮挥泪斩马谡》：马谡固执已见一意孤行，驻扎山上却不预测敌人偷袭断水源，以致痛失街亭。如果马谡他不自以为是而善于“兼听则明”，如果他知己知彼预测到敌人“围山断水”计谋而做好应对措施，也不至于被军师泪斩帐下的结局。

“凡事预则立”告诉我们：有了科学预测，才能正确指导自己具体行动，促使事物向人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。这种科学的预测，无论对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金融领域，还是对大自然的防灾减灾工作都极其重要。“不预则废”也告诉我们：如果一叶障目只看眼前不顾长远结果，必然会给工作和生活带来危害。

人生之旅需要有科学预测。没有方向航船会遭遇逆风；没有方向人生会常常绕圈子。人生道路很长，仅仅有方向还不够，单单有预测也不行，还要根据实际情况、主动创造有利条件，不断调整与转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。

让我们树立远大人生目标，敢于预测，善于预测，以实现人生目标。牢记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“防患于未然”的睿智名言，不断凝聚继续前进的力量砥砺前行，有希望到达“光辉的顶点”和“理想的彼岸”。

我与报纸有着不解之缘。我念小学时，在光明日报社工作的表哥来上海组稿，他带着我一起去拜访专家学者。在表哥的影响下，我六年级起学着给少儿报刊投稿。

也许命中注定我与报纸有缘，大大小小的报纸一到我手里，便爱不释手。今年，金山区融媒体中心为我家赠阅了一份《金山报》。每当我打开信报箱，除了有《人民日报》《新华每日电讯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上海老年报》等十来份报纸，还能收到《金山报》，我心里喜滋滋的：区报虽小，天地却大，我从中领略到枫泾的水乡美景、廊下的烂漫春色、山阳的悠扬渔歌、开发区的发展蓝图……

说起来，我与金山缘分不浅：1981年我考入新民晚报当记者，既采访过漕泾西瓜格外抢手、枫泾农民插秧比赛，也报道过张堰故事会有声有色、金山农民画出国展览……由此可见，金山对我犹如磁铁吸针一般。

“开卷有益”并非是说说而已，《金山报》还让我与45年前的师父久别重逢。今年5月底，我被《金山报》副刊上的新诗《夏天》所吸引，作者把初夏五月比喻为美丽多情的少妇，字

里间洋溢着青春气息……读罢，我大声叫好，夫人很是诧异，问我为何激动？我推荐她读一下《夏天》，她朗诵之余猜想诗作者大概正在热恋之中，不然诗句怎会如此炽热。我抢白道：“这位诗人将近七十了，他就是我师父唐红宝啊！”

说话长。1976年我中学毕业，被安排在某机械厂技校半工半读，校长看我喜欢写作，提醒我，厂里有位唐诗人，不妨去请教他。尚未见面时，我估计对方年已半百，与1950年代创作“戴花要戴大红花，骑马要骑千里马，唱歌要唱跃进歌，听话要听党的话”的工人诗人王森是同龄人。况且他兼任市机械配件公司创作组组长、卢湾区工人文化宫诗歌组组长，他若是没点资历、没几把“刷子”，根本不可能担任机电一局赛诗队队长！

我初出茅庐，能写一手很时髦的新魏体大字，机械厂有时也让我去帮忙搞宣传，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宣传干事唐诗人。一见面，才惊讶他只比我大六岁，他在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诗作时才二十岁出头。他鼻梁上搁着一副秀郎架眼镜，笑眯眯地拉着我说：“以后有空多交流

哦。”他宿舍与我们技校是在同一个院子里，自从相识后，我就成了他宿舍里的常客……

1977年，唐红宝和厂里一批技术骨干奉命调往石化总厂筹建机修厂。他去了金山，我若有所失，隔三差五地给他寄去我的初稿，我还模仿《稼轩长短句》词牌格式，依葫芦画瓢，请他批改。他回信时劝我，“你不但要多读名家作品，更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，不要急于填词赋诗。”几年后，我考入晚报当记者，一门心思采写“本报讯”，各忙各的，与师父联系逐渐少了。只是逢年过节，我把贺卡寄到他曾经工作过的石化机修厂、石化电视台，向师父拜个年。二十多年来，我师父干过多个岗位，既当过行政科长、宣传科长，也当过电视台专题部主任、网络传播公司总经理……时间一长，我的新年贺卡不知该寄往何处。

这次，从报纸上读到唐红宝的新诗，我喜出望外，写信给他，讲述我这些年来的工作与生活变化，倾诉我对师父的牵挂之情……信是写好了，但寄往何地呢？我试着寄给《金山报》，恳请编辑转交唐红宝先生。

没过几天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手机



玩伴（油画）
王卫明作

日喀则的秋天

□宁静

日喀则的秋天是迷人的，原野里青稞熟了，正是收割时节；农舍四周用一坨坨牛粪垒成的院子新奇别致；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农舍屋顶上高高飘扬；塑料大棚散落在村子周围，路边柳树下有兜售西瓜、番茄、大白菜的摊子，哦，这西瓜品种是8424？让我感到惊奇！

旅游巴士行驶在宽阔整洁的上海路上，导游说上海中路6号是日喀则市的中心，拐了几个弯前面是黑龙江路，晚上我们下榻在齐鲁路上的一家酒店。酒店对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，华灯初上，穿着民族服饰的藏民跳起了日喀则地区的民间舞蹈，优美大方，风格独特，舞步轻快、奔放。我们旅行团的几个大妈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舞蹈的队伍中，我默默聆听着优美的旋律，抬头望见那满天的星斗，温柔的晚风吹过，感慨这一路的风景怎么也看不够。

日喀则是上海、黑龙江、山东中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单位。根据当地所需，提供优秀的教育、卫生、科技人

才，帮助贫困地区民众改善生活，带动产业发展。如今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真的无法想象这里是祖国的西南边陲。之前我在《金山报》上看到金山支援西藏建设工作者的回忆文章，一包方便面是晚饭，一包干牛粪用作烤火取暖，一盏汽油灯用以照明，在茫茫的高原雪域，他们凭着坚强的毅力，团结拼搏，克服困难，谱写了一曲曲奋力脱贫，合力攻坚的慷慨壮歌。

在日喀则的尼色日山下有一座寺庙——札什伦布寺，是日喀则地区最大的寺庙。已有五百多年历史，是后藏的政教中心，历代班禅的驻锡地。也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·确吉坚赞的圆寂地。西藏的天总是那么蓝，阳光是那么灿烂。札什伦布寺金顶红墙的主建筑群，浑厚壮观，金碧辉煌。远处眺望，楼台醒目，殿堂叠耸。我们感受到的是建筑的美，进寺观看，道路通幽整洁，朝拜者手持经筒，悄无声息，鱼贯而入，香炉紫烟升腾，大殿里僧侣诵经低沉吟诵，佛像前信徒顶礼膜拜。札什伦布寺的壁画也

日喀则还有满天繁星的阿里的夜，还有世界最高峰珠穆拉玛，还有金山对口援建的亚东县，还有好多好多地方，没能去。但2020年的秋天我来过了美丽的日喀则。

里传来了久违的熟悉声音：“侬好呀！我是唐红宝……”我顿时激动起来：“师父，我想侬啊！”电话那头他讲述着到处寻我的心情：新民晚报社总机说你调离了……据说又去了香港《文汇报》工作……你家在卢湾区的老房子也动迁了……你让我找得好辛苦哦。现在好了，总算联系上了，谢谢！

“这真是要感谢《金山报》，它让我们再续师徒缘分！”一个电话足足聊了个把小时。过了几天，师父专门用宣纸写了一首《重逢老友》赠我：“相识少年学诗文，各奔东西为前程。一别如梦四十载，因诗重逢泪满襟。”同时寄来了他精心绘制的国画扇面，深情厚谊可见一斑。

重续友缘之后，我俩每天通过微信来交流写作心得，我成了他的“第一读者”，钦佩着他的创作活力。如今，我格外留意《新民晚报》《上海老年报》《金山报》《上海老干部工作》等多份报刊上署有“唐红宝”名字的散文、新诗和书画作品，我将这些版面一一收藏好，真为师父自豪：宝刀不老，青春依旧；激情不减，创作丰收！

我师父就是唐红宝，我俩从相识到相知，“缘”远流长……

拳拳赤子心

□徐建国

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浦教授，幼生活在枫泾。现虽已年近八旬，且定居市区，但仍对家乡充满着拳拳的赤子之心。退休后，他时常带一些早年的同事、弟子到枫泾古镇游玩。最近，他要求一位曾经的弟子、现在的著名音乐家为家乡谱写了一曲《枫泾谣》。

就排版的细节问题，《枫泾》报编辑李新根老师让我与浦教授联系，于是就有了我和浦教授逾半个小时的语音聊天。整个聊天过程，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教授那颗热爱家乡的心。

他说，今年，他已经带了不下二十批同事、弟子、朋友来枫泾。凡是参观过古镇的人，无不被枫泾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、小桥流水的江南韵味、淳朴的民风乡情所折服。但大部分人对枫泾古镇景点的缺乏，略表遗憾。

我安慰教授说，镇党委政府和枫泾旅游公司也一直在考虑开发新景点。比如，对南镇的围棋国手顾水如旧居、中大街王宅、北大街药铺石少峰老宅，都进行了保护性维修。枫泾文史研究会建议设立清代名臣谢墉之十代孙、我国著名书画家谢天锡纪念馆，大唐廉相、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赞扬的陆贽纪念馆，清代状元蔡以台展示馆，甚至科举一条街等，都已提上议事日程。

但困难重重。那些老宅一般都有居民居住，要开发景点，首先要让这些居民搬迁，这就需要一大笔经费；有些甚至还不是经费就能解决的。浦教授说，有些不一定需要经费啊！比如，“丁聪漫画馆”从北大街搬迁到南镇成“丁聪艺术馆”后，留下来的馆舍就可以继续开放。那里什么也没有都不要紧，那棵四百多年的古银杏树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景点。可以搞一个“银杏文化展示馆”，银杏全身都是宝啊！

我们越说越近乎。枫泾是个有故事的地方！如果把所有的景点都开发出来，那么浦教授和他的朋友们就没有了遗憾，而这，正体现了他爱家乡的拳拳赤子心！